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五種百種

王雲五主編

奧德賽

(二)

荷馬著

傅東華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五

效力極茲脫離妖島
涅槃緣因枉阻歸程

則有那橙黃曙光，

撇下了替托那斯，自起牀，

乍把羞顏展放，

一霎時，人寰天宇俱沐初陽。

唯時羣神會議天庭上，

主席的是無上尊神，顯赫威儀無量。

那密涅發，心念攸力，栖茲身受災殃，

仍在那妖島拘囚未放，

動慈憐，將他的百般苦厄對羣神訴講。

她尊一聲：「吁嗟育夫，不死之神，

譬如今列坐諸神，乞垂聽！

從今人世，將不復有慈愛人君，

肯施恩澤及黎民；

將只有強橫暴主，

代天神，行虐政；

爲的是攸力栖茲待民如子，

却不獲諸神記省，

仍在那海島拘囚，單形隻影，

被妖人無端蠱惑，

日只有飲泣吞聲，

既不獲歸航舟楫，

又沒個救助親朋。

更有那奸邪小人，

暗設下牢籠陷阱，

欲將他獨子害命戕生；

可憐那孩子，如今方秉虔誠，

在斯巴達派洛斯探問親音。」

於是那行雲之神宣旨意，

說道：「吾女之言差矣？」

爾不已定下計議，

欲待那國主歸來，親把罪人處置？

且爾有智慧，凡事皆易易；

爾可以保王子平安歸鄉里，

爾可以破壞那牢籠巧計，

俾彼作奸人知難而退。」

他於是向黑梅斯宣旨意：

「黑梅斯，爾是天神之使！

爾去向妖人宣吾旨意，

道育夫之命，速放攸力栖茲歸鄉里；

須不得凡人臂助，神人祐庇，

隻身兒破浪乘風，

限兩旬之內到達社利亞境地。

那其間居住着非細安人，是天神之裔；

爾囑他接待攸力柄茲，

宜若待天賓，加敬禮，

並急速送他歸鄉里。

他須滿載着金銀服飾，

譬如特羅亞戰利品一般豐麗；

須使他終復見親朋鄉里；

這就是吾神意旨，

這就是運命安排若此。」

黑梅斯得令，忙把金線的繩鞋捎上，

這繩鞋，又使他飛行大地涉重洋；

手提着一支拐杖，

這拐杖，能使睡眠的醒覺，醒覺的頓入黑甜鄉。

他於是從天下降，

降落在匹伊立亞的巖嶂，

乃投身海面，隨波漾；

臂彼海禽尋餌，張開雙翅膀，

時而置喙波中，

時而波面平浮飄蕩。

如今黑梅斯飛行渡海，正同此樣，

一會兒那妖鳥遙遙已在望；

他便離開了碧波，步行前往。

見那美妖魔所居洞府異常開曠，
那妖魔端居在內，火爐裏熊熊有光，
內燃着松頭柏屑，滿島上撲鼻奇香。
她一壁做工一壁唱，
金梭兒穿擲機杼上。
洞門外四處皆叢莽，
有萬樹千條四時生長；
赤楊白楊爭茂盛，
森森翠柏逞芬芳；
枝頭上有巨翼飛禽作下巢房，
鷗鳥，鷗鳥千般樣，
時而枝上叫鳴，時而海中戲浪。

更有密藤蘿把洞壁深深翳障，
綠葉裏點綴着一糾糾紫球兒狀。
岩壁上，有四道清泉澈朗，
分作了千條小澗，
往來交錯如羅網。
兩岸上，芊絲是牧場，
紫綠參差，繁花正放。
這樣風光，縱使神人看見也須迷罔，
彼時那天使心怡神暢，
不期的延佇而凝望。
望罷走入洞裏，
卡力普索一見便認識；

爲的是天上人縱教居處遠相離，

一見面俱能認識。

却不見攸力栖茲在洞裏；

原來他彼時彼白在海濱垂涕，

但見的大海茫茫，不見鄉里，

心中焦急，淚流不已。

唯時那妖女在光輝寶座依凭，

對黑梅斯開言動問：

『吁嗟金杖神！

我一生敬愛吾神，

我奉神言唯謹，

却未獲與吾神親近；

此番光降爲何因？

倘荷叮嚀，但我力所能盡，

自無不從命遵行。

如今且進我房來，

使我把東道微忱稍盡。』

她說罷把桌面鋪陳，

有的是瓊漿玉露，美饌稀珍；

那天神既餐既飲，

頓覺精神奮發，便將言進：

『提起了此久來因，

既垂詢，敢把真情隱？

都只爲顯赫育夫之命，

命小神來臨斯境，實遠心；

你試想果獲從心，誰肯把這茫茫大海恁飛凌？

這其間遠隔人蹤影，

更沒個廟宇獻犧牲，

但一片汪洋無垠！

只無如育夫意旨，有何神敢抗命？

他說道有人居此，是人間最不幸。

原來希臘軍在特羅亞九載用刀兵，

第十載功成奏凱，待還鄉井，

中途裏，緣傲慢，開罪了密涅發神，

她誓必報仇雪恨，

同作起狂風巨浪，使此人船舶一齊沈！

他同行伴當俱在洪波喪命，

獨此人賴天命，死裏逃生，

被颶風送來斯境。

如今育夫宣命，

命此人還歸鄉井。

原來命運安排定：

他必須重歸鄉里，再見親朋，

爾須得急速放行，毋違天命。」

那妖女聞言，柔心寸震，

便把衷腸盡吐傾：

「呀，却原來神道無情，用心險狠！

對我仙曹，嫉妬心腸尤甚！

凡屬我仙人，都不容有戀愛歡情，
此事從來可引證。

想當初奧洛刺③鍾情好獵翁，
便遭爾神班嫉恨，

迨至好獵翁出狩奧鐵迦④，

遂受倍雅那⑤冷箭死於非命。

又想那三赫田陰，

柯里茲⑥對易阿沁⑦情懷初定，

他便被育夫霹靂送微生。

如今正輪着區區自身，

也動諸神妬恨！

想此人當日在驚濤駭浪，

被育夫將船劈分，

同行伴俱遭非命，

他只賸一線餘生，

賴我救拯，導來斯境；

我贈彼衣食，慰彼孤岑，

並欲授他仙術，俾獲長生。

如今已矣！——萬事都成泡影！

吾曹忝列仙班，抗不得育夫之命。

行矣行矣，去把那險巇海途重認，

也是他命中注定！

只是我卡力普索，

愧沒有人工舟機助行程；

我只知他此去途中怎生方萬穩，

願把計謀相贈。」

於是金杖之神發語：

『爾速放他歸去，毋干神怒！

爾須知天上育夫，威嚴可怖，

爾慎勿遲延違忤！』

他說能向天飛去，

一霎時蹤影全無。

那妖女立遵神命，

忙把攸力栖茲找尋；

他方獨坐在淒涼海濱，

極目家鄉難得近，

心悲痛，淚如淋。

爲此時，那妖女蠱惑神通已不靈；

他夜裏伴她眠臥，有意無心，

夢昏昏勉強到天明；

到日裏，他便寂寞孤零，

自歎喟，自沉吟，

但與那山谷回首相對應，

當前是一片汪洋，不見人蹤影，

心內悲辛，眼淚長淋。

彼時那妖女將身移近，

正值他這般形景，

便道：『不幸人，再莫傷心，

莫教悲感送良辰；

我如今放你自由歸鄉井，

你且到那豐林，

伐下些兒材木，編成大筏備航行。

我贈你石上清泉，微紅美酒，

麗服被體，麵食資生，

並作良風遠送君。

唯願得天上神明，

使你得如意如心，

你終必平安抵鄉井。」

攸力栖茲聞言但長歎，

良久始開言：

「勞發遣，中心深感，

却怕你，別有用意存焉！

想那茫茫大海波濤險，

縱舟船堅固，良風送道，

猶且慮艱難；

況區區一筏，怎得安全？

怎能遂我歸鄉願？

我才疎識淺，測不着你懷何主見；

須煩你對神明，宣誓言，

說對我並無惡念，

我方能把筏兒踐。」

那妖女聽他言，微凝笑靨，

溫存握手又開言：

「這可見，你生平老練，不上他人騙。

只這樣狐疑，只微器量淺！

我今呼告着后土皇天，

暨斯替克斯，冥河幽險，

悉聽我嚴重誓言！

我對你忠誠一片，並無惡念；

我言然心亦然。

天幸未賜我心腸似鐵堅，

我生來善感多憐。」

她說罷，便前行，

攸力栖茲步後塵，

相將俱把洞門進，

他便在黑梅斯方纔的座上安身。

那妖女爲他張筵豐盛，

俱是人間食品；

她自己吃的是玉餐瑤馥。

迨二人既餐既飲，

那妖人啓齒語嘉賓。

她言下歎歎，

道：「攸力栖茲，神明之裔！

智謀難與凡夫比！

你何故歸心難復繫？

豈你我就此分離？

別矣！但願你懽愉到底，

莫將我在心頭記。

只是攸力栖茲啊！

你前途災厄方興未已；

你果前知，應不該離棄這平安福地，

也應眷戀我仙家，

不復念家中妻室。

且我那一行不似人？

豈姿容體態比不上你那凡妻？

料人間女子，容顏難與仙人比。」

於是多智的攸力栖茲將話對：

「仙人啊，我有一言，休懣！

我對仙人，敬愛實惟誠。

只請宥凡心柔脆。

我也知我那荆妻，

怎得與您仙家媲美？

您仙家容顏不老，

她凡軀轉眼便須枯萎。

只是我飄流在外，無日不懷歸，

冀得埋骨在家園，死而無悔。

我也天意難量，

那黑漫漫波濤可畏，

只是我鐵樣心堅，

遇艱危未嘗却退。

我也曾涉重洋，臨陣壘，

此志至今終不悞！

言至此，已是夕陽西落，夜冥冥，

他二人，洞府依偎不勝情。

迨夫朝日東昇，

攸力栖茲急起身，

把內外衣衫穿整。

那妖女，頭蒙薄網，明瑩，

腰圍寶帶，繡金紋，

披一件寬袍，白似銀，曳地輕盈。

她打點客成行，

授攸力栖茲巨斧一柄：

那斧有雙刃，純鋼百鍊成，

橄欖木爲柄，用來時應手如心。

又與他手斧一支，供細斲，

這纔前導入森林，遠在海之濱；

這其間有白楊赤木，

有喬松高入青雲，

經日曝，俱乾燥，入水難沉。

她旣指點分明，

便回頭自作歸程。

這裏，攸力栖茲作工勤敏，

雙手兒不住的狂揮斧斤，

一霎時落地的縱橫二十根，

他便去枒枝，施繩墨，細斲都勻整。

此時那妖女，又把錐兒將進，

他一根根的穿鑽，

一條條的嵌釘緊。

他這巨筏規模，

悉仿匠人造艇。

縱木既編成，乃把橫梁釘；

外殼先就，甲板後成；

然後建桅檣，裝舵柄；

復編柳，作闌干，防浪進。

無何那妖女，又將白布製帆成，

並把釘椿繩索一齊完整，

這纔用槓桿掀挪進水，工程粗竣。

迨至第四日，方告得大功成：

次日侵晨，那妖婆從仙島送客長行；

先請客香膏浴身，

然後賜衣裳，煊麗芬馨。

又手製兩囊兒，羊皮所成：

一囊中裝滿了深紅美酒，

一囊中將水盛，

更一囊把餛飩裹，

盡都是美味羞珍。

這纔興起了和風一陣，

便是她最後的賄贈。

攸力栖茲扯起帆兒受好風，

心下樂融融；

他手持舵柄，目注蒼穹，

長宵曾未閉雙眸。

一會兒凝眸看北斗，

一會兒注視在晚落的天農；

更望着那天熊，繞天軸，柄指在光芒好獵翁，

天上唯此星永不墜溟濛。

原來他把妖人囑咐牢牢記在胸：

須使天熊常在左，海道方通。

接連十七夜，孤航直被輕風送，

迨至十八日，始遙見一線洲嶼烟霧籠。

這就是菲細亞島，無何便見樹叢蒙，

宛似一輪巨盾覆波中。

唯時渾普條因，

已從愛西屋皮亞返旆還旌，

高高在索離彌山之頂，

遙望見攸力栖茲海上行，

不由得心頭大忿，

頻頻搖首，暗暗思忖：

「噫嘻天上神，

怎喜怒這般無定！

趁我在遠方作客，

他便把主張變更！

你看那攸力栖茲，

他已將近菲細安人之境！

他憑運命，將於此暫息征塵。

豈吾曹謀計終成畫餅？

否，否，我一旦威權在手，

他必終無幸，必終無幸！

他說罷，把三股叉兒揮動，

作起了雲霧重重，

掀起了波濤洶湧，

一霎時，海洋大地兩迷濛，

四下裏陡起狂風。

冥冥夜色從天落，

驀地裏掩蔽了蒼穹；

但聽得澎湃聲如山倒塌，

發來自南北西東。

此時攸力栖茲覺得萬望皆空，

不由得滿心惶悚，自問孤衷：

「呀，我命途何苦！」

想我一生勞碌，豈落得這般歸宿！

那島中妖婦，曾告我海途險阻，家鄉難去，

此言料應無乖錯。

你看四下裏充滿着恐怖，

方興未已的我生艱楚；

黑漫漫興雲作霧，

唵喇喇如狂風颯，

砰騰騰波濤洶怒；

這都是盲夫親手自造做；

四周遭死神已滿佈。

我如今不勝羨慕，

羨慕他，爲亞特魯斯二子●報冤仇，

得殺身在特羅亞的場土。

假如我也在那城下得其死所，

得和阿溪里在特羅亞人陣箭下同日捐軀，

希臘人早當爲我舉喪儀，萬民皆哭，

榮名直可傳千古。

只如今落得個身亡蒙辱，
將必骨肉與聲名同腐！

正說時，陡起了一聲巨浪，

淹沒了木筏，折斷了桅樑；

將他捲下甲板，擲出舵房，

攝落進洪濤狂浪：

同時一樣狂風如吼樣，

劈碎了帆布帆桁，

唵喇喇在海面飛翔。

他身穿着卡力普索贈衣裳，經水漲，

上壓着沉沉巨浪，久久不能昂：

却終於掙扎上，